

[英] 约翰·多兰 (John Dolan) / 著 段真真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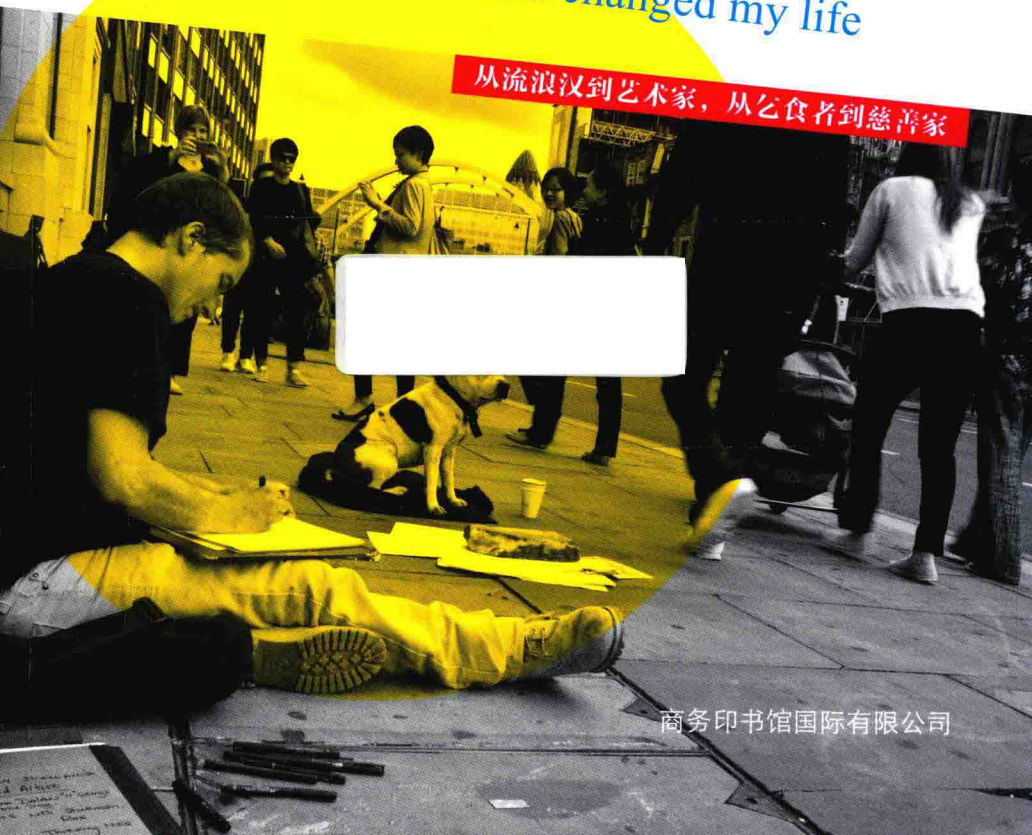
狗狗  
和主人暖心的  
励志传奇

# 一只狗改变了 我的生活



JOHN & GEORGE  
The dog  
who changed my life

从流浪汉到艺术家，从乞食者到慈善家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 一只狗改变了 我的生活

JOHN & GEORGE

The dog  
who changed my life

[英] 约翰·多兰 (John Dolan) / 著 段真真 / 译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只狗改变了我的生活 / (英) 约翰·多兰 (John Dolan) 著; 段真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2016.7

ISBN 978-7-5176-0265-1

I . ①—… II . ①约… ②段… III . ①多兰, J. — 自传  
IV . ① K835.6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362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8606

## 一只狗改变了我的生活

作者 [英] 约翰·多兰 (John Dolan)

译者 段真真

责任编辑 蔡红英

出版发行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编 100010)

(总编室电话 010 - 65592876 市场营销部电话 010 - 65598498)

网 址 [www.cpi1993.com](http://www.cpi199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88 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76-0265-1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我公司联系调换。

## 序 言

“约翰，猜猜我今天替你卖了多少钱？”格里夫合不拢嘴地笑着说道。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耸耸肩，“一个贝币？”

此时我正坐在肖迪奇高街的人行道上，画着周围的建筑物。过去三年来天天如此，从未间断过。

手指冻僵了，我正想着是否有足够的钱来买一杯茶和一块三明治来解决温饱。

乔治一如既往地趴在我身边，身上裹着外套；它前面放着一个纸杯子，方便路人将零钱投进去。

“一个贝币是多少？”

“就是十镑啊，伙计！”

“约翰，你再猜猜，可不止十镑哦！”

听到他的话，我顿时高兴起来。虽然我们在街上已经待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杯子里的硬币仍是少得可怜，只有几个英镑、少数银币和零星铜币。一天中不管挣多少，格里夫一直都比我和乔治赚得多。

“难道有几百英镑？”我半开玩笑地说道。

“错，再猜。”

格里夫高兴地围着我转，像只嗡嗡叫



的蜜蜂。我甚至能感受到他那流露出来的高兴劲儿，但我尽量保持淡定。

“额……我真不知道多少了！五百英镑吗？”

“再高点！”

“一千英镑？”

“再高点嘛！”

此刻，我也激动起来了，谁遇到这种事都得激动！

“快告诉我吧！”

“约翰，我们赚了几千英镑！”

“真的假的？你是说，几千英镑吗？”

“准确来说，是一万五千英镑！”

真是难以置信，我腾地一下笑着站了起来，又皱眉又挠头。

“快说说！你今天竟然卖了一万五千镑，只一天的时间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

“我把你的五幅画全卖掉了，其中一张就卖了五千英镑。”

我知道格里夫不会骗我，但我现在还是不敢相信，因为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好事。

“格里夫，你最好不要跟我开玩笑。如果你骗我的话……”

“千真万确，约翰！五幅画总共卖了一万五千镑。”

这时的乔治仍同往常一样，前腿向前伸着，头抬得高高的，骄傲又安静地坐在那里。它好像嗅到些不同寻

常的气息，充满期待地看着我，等待着我的一声令下。

“过来，乔治！过来，我的伙计！”

当我蹲下，向它伸出双手，它一跃而起，一头扎进我怀里。

“听到了吗，乔治？一万五千镑！我要发财啦！”

我曾经担心会失去容身之所，一度害怕得要命。但是一刹那间，这些担心全部烟消云散啦！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

我觉得就算是乔治也不敢相信吧。它在听得出神时，总是竖起耳朵，不时歪着头摇来摇去。现在，它下巴抬起，带着满意的表情，眼睛闪闪发亮。

此时，如果会说话，它或许会说：“什么时候我才能拿到我的那一半？”乔治就是这样一个“厚脸皮的小东西”！它或许还会说一句或者我希望它会说：“坦白说，真心祝贺你，我的伙计。这是你应得的，但是别忘了是谁带给你的好运哦……”

这事发生在2013年春天，我当时四十一岁。能够卖掉那些画是我生命中的又一次转机。

对我来说，第一次重大转机就是在几年前遇到了乔治。虽然当时我并未意识到，但乔治确实是我的“福星”；它彻底改变了我的整个世界。

如果不是乔治，我不会重新拿起笔开始画画——在此之前，我已经荒废数十年光阴，弃笔不画；如果不是乔治，我不会遇到格里夫（全名理查德·霍华德·格里



夫)——他是当地的画商;如果不是乔治,我或许穷困潦倒,或银铛入狱,或六尺身材终埋黄土,这样说一点也不为过。

但是我遇到了乔治,此后我开始与一些世界著名的街头艺术家合作,我的作品开始出现在纽约甚至莫斯科的墙上,我甚至举办了自己的伦敦画展,在画展上展出的作品被一抢而空。能够走到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艰难痛苦的过程。在遇到乔治前,我犯过罪,入过狱,吸过毒,精神抑郁,流离失所了好多年。

正是乔治,带我走出痛苦堕落的深渊。也是乔治,成就了我的艺术家之路,让我站了起来,带我走出了黑暗。

这对于一只斯塔福德郡小斗牛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在遇到我之前,它的境况本就不尽如人意。乔治是我的全部,我爱它至深。本书讲述的就是它如何改变我生命的故事。



# 目 录

前言	001 ~ 004
正文	001 ~ 242
后记	243 ~ 251



## 第一章



正是在 2009 年冬天，乔治走进了我的生活。当时我独自住在皇家铸币街一家报亭上面的一间临时市建小套房里，沿皇家铸币街可直通伦敦塔。我有幸在那里断断续续地生活了两年，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唯一值得欣慰的事情。当时，我经历了一个人能够经受的所有磨难：失业、无经济来源和嗑药。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有了自己的容身之所。这么多年来，我流离失所，经常露宿街头，让我深深明白能有一个容身之处是多么幸运的事情。母亲多特的言传身教告诉我，仁慈始于家庭。如果在街上遇到比我更不幸的人，我会不时邀请他们去我家住上一两晚。正是因为这样，我认识了贝基和山姆。

我是在塔丘地铁站外面遇到他们的。他们是一对不错的年轻夫妇，二十岁出头，在地铁站附近乞讨。像其他大多数无家可归、伸手乞讨的人一样，他俩看起来受够了这样的生活，急需做出一些改变。他俩养了一只牧羊犬，这让我有点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养的一只狗，也让我们有了第一次的交谈。大约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和贝基、山姆就变得熟悉起来。尽管有些惭



愧，但我也加入了乞讨行列……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法。尽管我过去常常对人们说自己“囊中羞涩”，但实际上情况更加糟糕。事实上，我一直勉力维持生计。现在我身无分文、别无选择，只能低声下气地向路人讨钱，来养活我这样一个无药可救的混蛋。总之，只要见到贝基和山姆，我们就会互相为对方打气，端给对方一杯古怪的茶水来御寒，或者互相讲船夫们告诉我们的故事。

“那个家伙说我笑起来很好看，不仅给了我五英镑还说我应该得到好运。”贝基说道。

“那老头儿说我是人类的耻辱，应该把我扔到双层巴士下面。”我开玩笑地说道。他说的是实话，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笑置之或者直接自暴自弃。

临近12月份，天气渐渐变冷。根据经验，我知道在这个季节睡在大街上是令人十分沮丧的事情。于是我对贝基和山姆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搬来跟我住一段时间。两年来，他们一直露宿街头，所以即使我提到住处有些寒酸，一旦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满口答应也毫不奇怪。尽管房间潮湿、阴冷、拥挤，只能放得下我的沙发床，但他们还是心存感激，开心地住了进来，与身边的牧羊犬挤着睡在一起。他们告诉我，当看到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狗狗拳打脚踢时便把它从收容所中救了出来，这对我触动很深。这些年来，我亲眼目睹了许多无情的虐待和暴力行为，尤其是在我穷困潦倒时，我也

遭受过这种待遇。

“你做了一件好事，”我对贝基说道，“这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

他们住了几天后，有一天，贝基气喘吁吁地跑上楼，吵着问我是否可以收留另一只狗。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当一个人无家可归时，绝对不会承担太多的责任。对于我们来说，能够熬过每一天，讨钱来养活自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又如何能养得起两只狗呢？！

“为什么，亲爱的？一切还好吧？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问道。

“嗯，说起来有点奇怪。”她喘过气来回答道。

原来是在地铁站，一个喝醉了酒的苏格兰人跌跌撞撞地走到贝基面前，问她是否愿意买下他的狗。

“你想卖多少钱？”她问道。

“最多一罐高浓度啤酒的钱，宝贝儿。”苏格兰人说道。

“别傻了！你怎么能用一罐啤酒钱卖掉自己的狗呢！”贝基说道。

贝基看了看这只狗，它安静地坐在苏格兰人身边，想着自己的事情。这是一只帅气、机敏的小狗，显然用一罐高浓度啤酒的钱卖掉这只狗狗是对它的侮辱。如果这个苏格兰人真的认为它只值这个价的话，贝基觉得他不配拥有这只狗狗。于是，她把口袋里的钱全掏了出来，数了数一共多少钱。



“噢，告诉你，我付你二十英镑。拿上这些钱，立刻从我眼前消失，听到没？”贝基说道。

“好嘞，宝贝儿，我明白！”苏格兰人一边数钱一边应道，“对了，狗的名字叫乔治。”

苏格兰人晃晃悠悠地走了，贝基牵着乔治破旧不堪的狗绳也离开了，想着刚才自己做的这件事，希望我不会介意也收留下乔治。

听她讲完，我说道：“怎么会介意呢！看起来，这家伙也需要改善下生活，快把它牵进来吧。”

贝基下楼去牵乔治，几分钟后门开了，乔治走了进来。出人意料的是，乔治看起来非常漂亮。流浪汉养的狗一般不会得到很好的照料，有些甚至会满身泥污、身体虚弱。虽然乔治看起来有些紧张，但我还是能看出来，它有多么活泼！它左眼圈上的黑斑点很夺人眼球，另外它的一只耳朵是黑色的，而另一只的颜色则稍浅些。它的一只耳朵上有一处伤口，好像是与别的狗撕咬后留下的。但毋庸置疑，它是一只很漂亮的小狗。

我说：“就值一罐高浓度啤酒的钱？那家伙是不是疯啦？”

我轻轻抚摸着乔治的头，说：“你好，伙计！”看它有些焦躁不安、心神不宁的样子，我并没有大惊小怪。在一个陌生的环境，跟着新主人对它来说很难适应，有这样的举动也不足为奇。天知道，它跟着那个苏格兰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呀！

我问：“那个苏格兰家伙养了乔治多长时间？”

贝基耸了耸肩，说：“我也不清楚，乔治看上去不大。”

我觉得也是，它虽不是幼犬，但是看着也没那么老，也就十八个月的样子。

乔治安静地坐在地上，注视着、倾听着我们的谈话，不可思议地一动也不动！不管谁在说话，它都会训练有素似的把眼睛转向谁，即使听到公寓外面最轻微的声音，它也会迅速竖起耳朵。尽管时刻都警惕着，但它看起来仍是异乎寻常的平静。坦白说，乔治身上有一种魔力使人着迷，打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了它。



放轻松点，别拘束！



几天后，贝基问：“你能帮我们照看乔治几个小时吗？也许不该这样让您费心，但确实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她如山姆要去见一个社工，他能帮助他们摆脱流浪。贝基说他们不想让社工看到两只狗，我知道他们无论去哪里都不会丢下那只牧羊犬，所以就欣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在我们认识的这几天里，乔治一直很乖巧。它几乎不吠叫，静静地待在房间里，它的平静让我感觉很舒服，成为了非常受欢迎的“客人”。

我说：“很开心能帮你。乔治，你是个好孩子，是不？”

它看着我，晃动着头。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会相处得很融洽。事实上，我也不觉得我们会就这样结束。

贝基和山姆离开了很久，我拿出他们走时留下的水壶旁的半罐 Tesco 狗粮喂乔治，给它倒了一碗水。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照顾过狗狗了，但我也知道如果他们不尽快回来，我就得带乔治出去遛遛。我等了很久，直到天色开始暗下来，也没见到他们的身影，因此决定不再等他们。我能感觉到乔治有多无聊，像它这样的小狗，一直缩在我的小房间，本就感觉不好过。最后，当我把牵绳解下来时，它显得十分兴奋，一开前门，乔治倏地就冲了出去，像哈士奇拉着雪橇一样，把我拖到了楼下。

当我们来到街上，我拽紧狗绳，绕着街区走。由于脚踝患有间歇性关节炎，因此我有些焦躁不安。虽然我知道以它的力量可以拉我一把，但我还是不想让它担心我。于是，我只好集

中注意力，让自己全身心地感受再次与狗狗散步的美妙感觉。我大约有十五年的时间没有这样跟狗狗散步了。说实话，这好像是十五年来第一次带着美好、坦率的心情走在路上。

途经公园时，我回想起了自己的孩童时代，那时我牵着漂亮的黑色混种狗狗——布奇在伦敦街头散步，憧憬着未来。那个时候我的生活是如此的糟糕，而现在的生活又是如此令人失望沮丧！

我对乔治说：“生活往往出人意料，是吧，小家伙？”它突然转过身来，舔了舔我的手。

“嗨，老实点！你在做什么呢？”我说道。

它用鼻子蹭了一下我的腿，立马高兴起来，像是对我带它出来散步并照顾它表示感谢。其实它大可不必这样做。它才是我出门散步、呼吸室外新鲜空气的动力，而不是把自己蜷缩在逼仄邈远的小套房里，思考着如何才能忘记这窘迫的困境。我们俩是各得其所，互不相欠。

但是，由于我并不习惯承担任何责任，而且我也好久没有照顾过狗狗了，因此我对带乔治散步这件事有些不知所措。当我们走出公园时，乔治突然歪着头注视着我，好像真的在努力揣摩我的心思。我觉得必须跟它说些什么，来解答它眼中流露出的疑惑。

“我的孩子，跟着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趴着休息会儿，什么都不用担心。”



它皱了皱眉，萎靡不振地看了我一眼。我坐在路边的长椅上，乔治趴在我脚边。我拿起一张旧的《伦敦晚报》开始漫不经心地翻看起来。一个削减福利的新闻跃入眼帘，我开始聚精会神地阅读起来。我如此关注的原因之一是福利的削减与我切身相关。这当然不是全部的原因——虽然我对此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绝对是导致我沿街乞讨的原因之一，虽然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情。我迫切地需要改变现状，但鉴于我过去的所作所为以及生活中的斑斑劣迹，任何一个脑筋正常的人都不会给我这样的人一份工作的。我作茧自缚，在黑暗中找不到任何出路。我不得不承认，生活永远都不会好转起来，只会变得更加糟糕。

当我看报时，乔治就坐在我的两腿之间用鼻子蹭着报纸，“厚脸皮的小东西！”我一边咕哝着拿开报纸，一边用手使劲摸它的头，它似乎很享受的样子，而我也第一次这样长时间地盯着它看。我凝视着它的眼睛，它也一眨不眨地看着我，一副自豪的样子，我们之间似乎有了某种联系。这双深邃的眼睛，让我感到舒适。在这属于我俩的美好时光里，我感到了久违的平静。长久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类似于安宁的一种东西。

那天下午稍晚些时候，贝基和山姆回来了。他们一直在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我清楚地看得出来，他们迫切想要告诉我一些事情。

“是什么好消息吗？”我问道。



很明显，他们要宣布一件让人欣喜若狂的事情。但当贝基开始宣布时，她听起来有些紧张。

“嗯，事情是这样的，约翰。社工帮我们找到了一套公寓，但是……”她看着乔治，乔治似乎也在专心地听她说话。

“太好啦！祝贺你，这对你们来说太好啦！”我打断她的话。

“可问题是……”

“怎么了……”

“我们只能养一只狗。”

我看了看乔治，它安详地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地上。天哪，我为它难过起来。我能深切体会到不受喜爱、被遗弃的感觉。我也了解流落街头这么多年，如果能有一个遮风挡雨的住处，贝基和山姆是绝对不会拒绝的。当然，他们肯定会带着牧羊犬。只有乔治将被遗弃，居无定所。

“没关系，小家伙！”我说着，走过去摸着乔治的头，“像你这样帅气的小伙子会很容易找到新家的！”

贝基突然说了句：“额……”并紧张地搓着双手，继续说道，“我还要拜托你一些事情。”

“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们希望你能照顾乔治，可以吗？”

我盯着乔治，回想起我们在公园一起度过的午后时光，心中有了答案。